

may's poems

msc. Published Price: \$1.6



梅淑貞著

梅詩集

梅淑貞著

梅詩集



作者・梅淑貞

出版・犀牛出版社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Malaysia.

印刷・J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enang, Malaysia.

定價・\$1.00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日初版・本書擁有版權

封面設計・牧羚奴

犀牛叢書出版前言

當前的出版界正處於低潮中，令人興起「文化沙漠」的感慨。

犀牛象徵我們的耐力和衝勁，我們的目標是為我們的文壇提供好書，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印刷也力求精美。如果犀牛叢書的出版，能喚起出版界人士對文藝的重視，文壇因而蓬勃起來，那麼，我們的目標已達到了。

犀牛雖有一股衝勁，但是，仍然迫切需要讀者和作者的支持、鼓勵及批評。我們希望能夠為文壇做點事，而唯一能助我們完成願望的是讀者和作者。

犀牛是屬於年輕一代的，如果能得到讀者的愛護，作者的支持，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不斷的出版高水準的叢書，不論是詩、小說、散文、論述或選集，絕不令讀者失望。

目錄

城中幽靈	1	星星雨	45
花之灣	4	塵寰	46
海棠	7	靜思	48
陡彼青山	10	波光	50
我們的太陽	13	藤蘿	52
孩提	16	潺湲流泉	53
傳遞	19	蕉林間	55
望盡象山	22	小樓房	56
瀟瀟風雨	25	觸冰	57
台上下瞰	29	亂雨擊夜	58
青春	32	媽媽和孩子	60
昏沉的月	35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63
門外人	37	水患	64
隱形人	39	他的微笑	66
小小的惆悵	41	一個節日	68
空無的山	43	後記	70

yha
fz
又
13

主 十 0123 4567 8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城中幽靈



瘦長的陽光

宛似他心頭的亂髮

曳地的暗影

士敏土的大廈

大理石的人羣

傾斜的社會 如網

戴上隱形眼鏡後

踐踏他的投影如惡鬥後的遺屍

不能再供以燃燒的煤氣

終被擠出

脹滿他的肺葉

灰黑的面譜

霜霧中的世界 看不見他

從石壁穿過石壁

富貴的船 船的長笛

川行於香檳的海

垂首問天 問天何日

船將運來他飯餐的香料

瘋乞的癡笑 向他

心中的波紋 疏落

塵埃的睫

苦旱後的荒涼

興奮的潮水

擁擠着魚羣 搶闖入

腰纏萬貫的窄街

激流中 也被帶走

他是一尾失名的魚

城中的幽魂

倒塌後的廢墟

網中的無名魚 溺於淵中

滾動的花崗石 壓向

他沒有脊椎的軀幹



花之灣

把滿頭青絲浸入水中

我的劉海開遍了浪與水的花花
把已放逐的往事收回

旭陽照在滴翠的青山

你我在水中 鬥數海底的沉沙

落日鎮守於凌峯絕頂

你我痴坐於椰子樹下

苦候星辰欲曙與眉月初昇

而後而後 你拂袖遠去

我撲倒於那棵瀟瀟的椰子樹下

踢貝殼的奔放女孩都竊竊私語

看我手中串串的橄欖花

無論旭陽或落日或星曙或月昇

我都串起朵朵的花

却不知 不知花該套向誰人頸

你不回帆 我數痛粒粒沉沙

海風笑我這固執的女孩

吹得我髮舞裙飛

天海合縫處 是一個艱澀的花燈謎

我若尋不到謎底

必幻作芳魂一縷

沿着這迂迴的花灣

飛到你航行的海上

不管山疊高水摺遠

高高的附在那張白帆上

向你彈奏牽魂的琵琶

教你聽了 記起髮上的浪花與水花

如今已是千里明月

我倦坐於椰子樹下

聽椰樹展扇摺扇 聽海潮鋪被疊被

我目已苦已澀

仍掙扎探問那點點歸帆

倘若你在其中

我必拋你以串串橄欖花

倘若你不在其中

我要走上來時的路

明早明夜

我仍坐回那棵相熟的椰子樹下

編着串串橄欖花

海棠

不曉得當年海棠的鈎針法
母親手中的那口銀針
牽着一根淡淡的色線

左盼右盼 引出這朵深思的海棠

這朵深思的海棠

沒有顧繡沒有蔻丹

只有自己淡雅的容顏

遺傳着那口亮晶晶的銀針

逗弄別人的鴛鴦

看超凡的龍飛鳳舞

投向鄰家女孩頭上的紫羅蘭

鴛鴦龍鳳紫羅蘭 皆不屬 非屬
惟有此不能担心事的銀針屬海棠

銀針刺繡

刺繡雲幻的天

沒有邊界的大草原

雲下 原上

慈祥的羊 跪乳的羊

一根綠草笛 一對殷勤的唇

奇妙的笛呀奇妙的笛

吹散孩提的羊角風

吹解心中的大包袱

吹舞添香的闊紅袖

吹熄這一叢毒烽火

吹乾這一片深海洋

吹樂這滿天滿原悶悶的雲

母親若問他年海棠的顏色

非牡丹 非綾羅 亦非似海的侯門

海棠看只看枝是否連理 花是否並蒂
數番低問 低問何日描我春山眉

羊默默 人亦默默

惟在雲下 原下

擺動着一根出色的笛

與一對殷勤的唇



陡彼青山

非是單薄的高山流水
非是灰袍掛與龍頭杖
我欲窮盡山翠翠
踏直此愁腸千百結的塵坭路
山啊山 盤古地劈開
烽火及蓬萊

我若緊附厚肩膀的山
如此的疊樹青

如此母親地臂彎

我必不怨不唱空寂寂

我若走在右邊

俯視是波浪似的危岩

設不幸 不幸岩下樹之長臂

偷抹走我頰上的顏色

化作吾土的一株羊齒植物

鎮守山啊千萬載的山

風霜地朝守暮望 暮望朝來

誰人盤坐巖崖上

餐我秀色蒼蒼

才是早晨哪 我不聞不看

你暮靄的喃喃語與你眉尖的恨

別時緣何忙折枝枝柳

紅豆原不相思 柳枝亦不斷腸

設我是鎮山的樹

任百花開在志向的長臂上

你會否透視雲霧

望去我指尖的方向

你若不愁鎮春山 你可曉得

曉得我之黛眉今爲誰揚

依然是山疊山高 淵壓淵深
依然是鳥啼泣血 鳥啼風塵
啼鵲之先舊居 啼難聚之天倫
我步步並移 如針挑細線

水流旭日 水流暮陽

再仰首 凌峯的第一株針葉松
凜然地盤根在我自信的黑眸中



我們的太陽

我們啊 有刺的繁英

挨了今日的乾癟的等待明日的潤濕的
痛心疾首着被創造的愚駭

我們怕 怕明日又滴水難逢

太陽啊 爲你庸碌一生的我們

有傲岸的纖維 亦有制水的沉眉

有葉黃的缺憾 不乏舒展的盤根

我們啊 絞結住赤道的大腸胃的

穿綠色的制服橫斷地層的

黑暗中叢生黛色的意志的

無畏你燒斷我們的青絲的

熱帶的森林 不怕你燃燒的鬍子
我們愛 喜歡將我們拋入大炭爐的
父親啊 我們的太陽

我們啊 揮動着烏亮的手臂
有山川河流 蜿蜒在我們的小腿上
大步疊小步的 運動肩上的千鈞
想起 孩子們的大嘴巴
爐中沒有血色的炭灰
妻之灶上孤寒的炊具

我們啊 忘了拭 陽光之熱力
痛苦兼迅速繁殖的
大汗珠的孩子小汗珠們 讓他們
串起我們多鹽份多檸檬的記憶
轉告給太陽

教他曉得 他的黑皮膚的孩子們
每個烈日都苦力地唱着
唱着血汗淋漓的歌

我們啊 搶無價的陽光

希望你溫暖 我們千百補的衣裳

希望你曬乾 我們汗痕淚痕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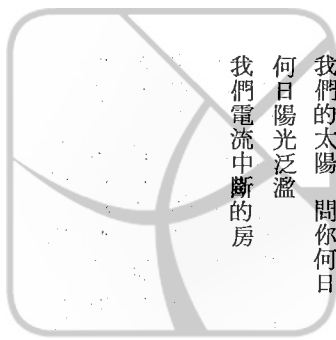
可是 太陽啊

衆人之嚴父

我們的太陽 問你何日

何日陽光泛濫

我們電流中斷的房



孩提

衆人之目皆已合成一道淺淺的夢
惟有我 未經細心考慮地
把自己許配給患腥紅熱的上弦月
穿過了不長花的高脚茅草
踩斷了蟋蟀夜夜的哀鳴
匆匆戴上眉月的指環 趕踐約會

土坡上寒冽的狂飈
冷酷得若雲石的吻
冰凍我的兩穗烈焰
縱冰縱寒縱凍縱酷 皆不傷
不傷隻影形單

看我挽着柔黑的長髮一握
描着家鄉哀怨的掌故

就是長舌茅草佔盡土坡的季節
一彎紅月照我家鄉燈火

弟弟 你該憶起兒時短短的歌
好勇鬥狠的蟋蟀 失尾的蜻蜓
脾氣大得很的 愛在你髮中睡覺的
草色蚱蜢

令你已不 不以童音唱短短的兒歌
但以鏗鏘的聲响
唱今日的葉醬 明日的天涯

你已不 不以兒時的臂彎
在你失去懷中的珍寶時
將淚環住姐姐的頸項

弟弟 蚱蜢依舊是活潑伶俐
惟孩提的熱血 已不知

不知流向哪一條江

我們踢得高高的雞蛋花毬子

也不知飄入誰家的庭院

而我們昨日盪過的鞦韆架

尚在搖盪着 搖盪着象孩之靈目

惟兒時的玩伴 已換了另一班人

弟弟 你在黑黑的林中 若失去

找不回家中大門的鑰匙 可千萬別怕別怕

當你抬頭 穿過樹之骨骼

與葉之大巴掌 望見

故鄉的那彎紅月

傳遞

請你把千片的雨
繡在落霞的海上
還任霞濺霞飛
虹彩成我之展姿
而我今已婷立
欸擺的銀針下
你玲瓏的目中

母親

請把我之生肖，千年的纏繞
刺繡在你無瑕的縞上
星藍雖已寂已淡

月已渡過橋西

仍爲明日之燦然而刺繡的

母親 若怕聽瀟瀟的夜雨

大風的歌 不能寧處

哀怨的蟲曲

許我輕歌你祥和的目 柔軟的掌

若你之愁緒已作百結千纏

我欲以十指奏起旋律

推解千愁

問彩衣何以減色

何以減色

如你雙頰的容顏

絲線何以淡 銀針何以雪亮

宛似你飄霜的鬢 難揚的眉

我若中夜驟醒 燈猶未盡

猶未盡 雖已露冷風涼

母親 我沒有綾羅

沒有桂冠的紫羅蘭
問胡姬緣何不繁開
不繁開 茂盛的僅是
萬縷的青絲

此去千里炎陽
迢迢纖月
母親傳遞給我的
是一根銀針 數團彩綫
教我以此繡出前程
當落入我晶瞳中的
是母親默許的目光時
眼中便長出自信的翅膀

望盡衆山

宛似我愁時的腸與眉
眼前的石級皆作千迴百轉
級級險窄 展向誘人的未知
脚下若有錘重千斤
似強力磁石
環顧兩旁驚心的殘青墓塚
難再假寐 不再假寐

回眸眺望處 山草英挺
湮沒了我來時的路
昂首再仰視 路更迢渺
試問再需翻越多少崎嶇

能盤坐峯頂 等氣爽雲高

山啊請伸出你寬厚的掌
巨人的臂彎 若不

將悲淒地下山

春山將重重地上鎖

青絲將化作萬年的根

朝朝暮暮 與你愁苦地對望

恆遠的岩與石

堆積成頑強

需要透視的鏡

與手中的斧鑿

燈猶未燃上

山仍潮暗一如初劈日

春還未走哪 愁仍沉沉睡

怎地滿徑殘翠

愴然 黯然 更蕭然

無依地任我索索地去踩碎

晨陽的光流過蒼葉之糾纏
融化了我兩肩千磅的霜
水已流盡 雖已流盡

但却折下一葉羊齒

望盡象山



瀟瀟風雨

瀟瀟的風哪風瀟瀟

暴怒得如驀然驚視遭摔碎的

古壁 狠狠地詛咒

我髮上的數葉青翠

瀟瀟的雨哪雨瀟瀟

流着妬忌的淚 憤憤地猛敲

雨中的油碧車以重大的千掌千拳

瀟瀟的風哪瀟瀟的雨

我不顫慄 當此連宵的風雨

我要吟誦給他聽

小小的風呵小小的雨

請潤濕我園中百媚的千花

我的腦壁已佈就攝視宇宙的千眼
攝視塵間的一點真 切肉的痛楚
塵間的一點僞 不再完美的破鏡
燒不盡的忌疑 他指間的烟頭
顯微所有多形態的

變形蟲 所有多針多刺的

刺猬 人間暗濕的青苔

他口中的薔薇

並要所有嬌嬈的花

濃縮成數滴芬芳的香液

灑在襁褓的被單上

你切勿在電流中斷時就染上

昏睡症 輾轉在添惆添悵的病牀上

億萬家的燈火 還等着你去燃亮

原上無主的羊羣

正待聆聽你吹响唇上的草笛

多少潮濕 委縮在無人過問的

牆角下 需要你來吹乾

多少失蹄 乞憐於你瞳中的指向

別恐懼夜間的大喧

它已吊銷在你的耳朵外

所有急暴的風

皆被握於你闊厚的大巴掌中

所有急暴的雨

皆夭折在你的額上

幻作園中萬形萬象的葉綠花紅

假如他認為象牙花皆已枯萎

我必送他一束怒放的玫瑰

他的臉冷得似雨中的冰塊

括熱它以一雙燒得通紅的掌

他的喉嚨苦澀得唱不出一個音符

灌他一瓶甘甜的津液

他的靈魂已充血

在灰燼中流着淚挖掘孩子們的手腳

爲他沖淡他淚中的鹽份

並安慰他 他的一切家當

都如鑛產般壓縮在層層砂岩下

教他以鋤鉤出

必有一朝 它當顯露

叫他的汗滴沒有白流

他的腫中燃燒着怒火

爲他息怒以一客爽快的冰琪淋

他瑟縮在潮濕的小弄口內

贈他一襲溫暖的衣

但設若瀟瀟的風搭上了瀟瀟的雨

我必幻作晶晶天幕

覆蓋住草木千萬株

台上下瞰

飛瀑的聲音
無線電音波

穿過時與空

你我皆喫驚若腦流突被切斷

你把它們都藏在那裏了呀

哥爾夫球棍

滑雪的釘鞋 以及

赴會前的領帶

長命的陽光

曬不乾厚悃的雨幕

千萬聲的嘆息 靈巧的手術刀
壯志的心 心中的絞痛
挽回一枚遭擊爛的華果

台上的一瞬頓成永恆

你在痛苦的炎熱中

不安地咬下一口橙色的菓皮

問問菓味甜如何

抑或澀如何

有色的無色的皮膚貼在你的額上

你會付出的

他們把掌中的暖流

再次燃亮你瞳中的鎢絲

在麥克風前 開麥拉前

重播你慰魂的蓮詞

與不屈的手勢

在赤色的砂土上

人們仍匍匐哀嚎

你不需要把頭轉向萬人萬物

你的聲音與憤怒以及熱淚

仍震盪着心與耳

你的腦流仍滔滔不絕

你的國度裏沒有秋葉

你不需要長明燈

你不能怠惰

因那道人塔仍豎立

因水仍哀哀地流向無極

青春

逼視你晶亮的黑瞳

雲匿夜碧

若自然的明星

輕擺起芬芳的風

吹舞動萬綠裏千紅的華裳

猶似朝陽的第一簇霞彩

固執的女孩

痴心如林中的根啊千萬載

頻頻低問 低問艷陽

何日以掌梳理乾

暗冷的青絲綠碧

透明的意志

彩綫下懸盪的琉璃

旋轉過大草野 藍面的海

匆匆尋求一己

飄然的婷立

森然的春山

眉尖的恨 重如何

重若千山乘萬石

還似久雨三月的陰霾

試問誰人啊愿贈我斧斤一握

劈開深鎖

理直千糾百纏的柔腸

震落葉上的凝露

被笑語鈴鐺

掌掌相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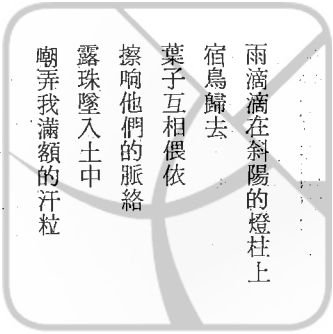
穿過冷冽的幽谷

再難種活「朶寂寥

而我心頭的草綠
睫上的翅膀
亦展翼探首微微



昏沉的月



雨滴滴在斜陽的燈柱上
宿鳥歸去
葉子互相偎依
擦响他們的脈絡
露珠墜入土中
嘲弄我滿額的汗粒

路長得像那根麵綫
誰在我的左右
前視是蜂蜜的言語
或是刷洗天蓋的駭浪
身後有整羣狼犬

吐舌 狂奔
吠聲猶似催魂的陣鼓

昏沉的月

它的容顏早已蒙塵

誰盜走了路燈的眼睛

拖深了夜的皺紋

更在黑暗中

伸張他的大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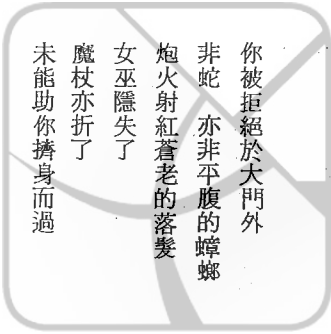
插滿霜針的風

吹向空敞的頸項

何時重見庭園的慈容

惟路仍曉舌得如那老婦人

門外人



你被拒絕於大門外
非蛇 亦非平腹的蟬螂
炮火射紅蒼老的落髮
女巫隱失了
魔杖亦折了
未能助你擠身而過

天上的光芒過短
炎陽冷却
破冰船已被戳破
你心中的熱淚啊
是否也已成冰雪

向每扇閉嘴的重門 窺視

庭園裏的天倫

孔隙過小 一絲的光

暖入你大雪紛飛的眼

夜後 霧已凝而霜也結

葉的飄零

蓋向你的單薄

年增歲而人亦已倦

你仍沿途乞求

山已望遍水已窮盡

頽然倒於漸行乾涸的湖泊

將口中的積塵

吹響緘默的邊岸

吹暖森冷的重門

吹開門上的深鎖

吹醒門內的黃昏

但你

你仍是一隻未能還巢的倦鳥

隱形人

河中央的沚洲
重相疊的珊瑚島
沒有籍貫的雲無地可落的雨
門縫內的灰塵
推你出視線之外後
敲擊你死寂的胸膛以响亮的手杖

你將滿拳滾沸的淚
捶向冷霜的顏面
以髮上的火種
拋向石灰的海
唱遍洪亮的音符

向潺潺的流泉

惟山泉無語水自流

惟火種已滅淚亦冷却

化作一株無形的草

沒有片瓦的別墅

無聲的言語無音的歌

痠散了的手指

難撥弄情的琴弦

湖的泛濫水色的恐懼

浮飄起你的四肢

腦中的江河已枯

無有靈思

隱形的人自行隱去

瞳中未能反映出你的影子

小小的惆悵

日剛沉後 霞色的月
摺成苦皺的海

何人往海面照出他臉上的深思
大片歸巢的鳥
向水天之涯飛去

昔年的波紋 翻成
今夕的潮湧

浪花爬過我的眉尖
水的顏色

長飾我的窮僻

浪花雖未凋水仍盈盛

惟銀色的淚

垂掛滿海的容貌

漁類游向下一個港灣

水藻綏然移動

蒼蒼的歲月

染深我的惆悵

蟬聲爭鳴 風停步

於窗外

犬啼

彗星淡然四散

霞色的月 月的微霞

覆蓋我

看我織出小小的惆悵

空無的山

移去了成排的森林

至電鋸廠

苔蘚的巨石

慢慢碎去

點點的綠晶 節落入

石灰及其屋宇

誰的狂淚飛濺滿空山

鳥 鳥的羽毛

載走伶仃的葉

賞山的人 枯木無蔭

孤坐於蕭然的矮樁上



虛無的山

空山無樹 那條白練

早已裁成她腰下的一襲短裙

危崖削平 崎嶇熨直

尚有聲聲蕩魂的捶擊

驚醒

滿山的蝴蝶夢



星星雨

途中皆有閃爍的雨

細碎地擊落

腰際的蘭花

屋旁的月色

分作兩邊流去

葉的掌紋

印着蟬翼的相思

碎粒的星星雨

掩蓋過

華堂內的冢多燈節

塵寰

五土顫動

整個城市泡在火中

椰林 連同深沉的暮色

向西斜去

蕉雨滂沱

千條平行的運河

黯然流散

連理的青枝

緣向割裂紛紛

寂寞的凶宅

驚懼的拉浪草
向晚的風頻吹
我是這般燠熱
暗冷的流螢
猶然狂飛



家居塵寰
誰將奏起瑤琴
橡林中的喧嘩
崖上待滾的石
我的哆嗦
尚久懸未落

靜思

旋轉向絲般的樓梯
佇立

屆時將有數載的明月
潮湧入窗來

鬆上幾重月色後

星閃星爍

如此深的凝重

宛似千噸的沉岩 緩然滾入

掌中的陶瓷

平亮的水 碎粒的琉璃

滴向淺淺的幽蘭

去歲富饒的樹

漸露窮竭

連串的黃昏 飄落

片片如垂翼的蟬蛾

輪轉的雲 雲及倦日

依山而坐 憩息

黑雀的點點斑斑

長天裏的啁啾

誰是風中的一枝冰棒

冷思的山 年年黛翠

悠然重疊

波光

濕漉的流水 亮粒的雨
片光的雨輕擊羣山
惟羣山遠去 樹
株株茫然倒下

傍湖而映照 照出
眼中的節節楊枝

花的顏色

石上的斑斑柔陽

遙聞某湖的往返流蕩
植物日減的斜坡

搖曳的家園

我玲瓏的琵琶

當必弱草滿絃



藤蘿



橋上的繁笙

密鼓頻敲 星光過處

滿樹的燈火叢生

恆守永一的姿影

憂思散然滿溢

那根藤蘿

望斷西南

悠悠河山脈流如葉

猶覺遍地的塵土

漸行鬆軟

潺湲流泉



瘦細如楊絲

空寂的潺湲

流泉的點點星星

濺飛紅袖

重重繁複的綉滿

微塵揚紛

意亂的銅鑼車笛

纏繞於遍植的銀樹上

蓬鬆的林木

根根枝葉連牽

千般的豪華

碧水滄紗

竟能流靜幾許翻滾的朱顏



蕉林間

青短的條紋
圍困於木的欄柵
交投的緣影葉暗
陪同指尖輕淺地踐過

亂鳥棲落蕉黃

有日光在林中結核

沉盈的果子

生之飽滿

惟我眉尖的初實

尙懸於青澀的空枝

小樓房

果園悄然地引退
禽鳥離飛
綠烟中慢火輕燃
昔日的湖沼淺澤
漸失了交替的枯榮

我亦足且髮染霜塵
小小的樓房
你新砌的瓦磚
沉沉的棟樑
印有幾許往返的烙痕
淚痕及血痕

觸冰

此座園林正囚於風雨中
柱柱皆寒涼
寒涼如是
像余之空臂
紛陳的掌紋
顫慄的細細蛾眉

亂雨擊夜

紛凜的雨聲擊沉冷夜
垂首寒立

遙遙的燈柱

脆弱的尼龍藍傘

竟能承起激蕩的亂湖

激蕩的亂湖

對岸景事空濛

甘苦明幽的歲月

今宵的雨錯縱

淒狂仍如思潮

仍如思潮

堤壩上獨坐

猶見黛雨正濺濕碧樹

此身的孤絕

唯有山岩共知

山岩應知

搖幌的旗旌

擾人的撲面紅塵

火飛處大水疊深

夕寂蕭涼

媽媽和孩子

母親的髮長髮短

垂着家鄉的纖辮

如河邊的垂柳

默記下伶仃的容顏

對岸富貴的小女孩們

都玩着熱鬧的瓷娃娃

母親沒有好看的瓷娃娃

寂寞的垂頸 手拈河邊的蘆葦一根

母親的髮柔髮長

她已懂得撫弄辮梢了

當姑娘年華雙十的時候

海棠開在鬢旁 幸福嵌在齒頰
吹吹打打 迎到對岸的家

母親的髮亂髮散

跪在紫色花穗中哭泣 哀故人

緣份太慘 太淺 太匆匆

留下未成形的孤兒

垂柳變黃變綠

孩子的第一曲啼聲

驚醒寒苦的臘月

母親的髮且長且柔

綰結成一色

孩子的睡態安詳 手攏媽縫的布娃娃

燈下母親忙綴忙縫

把繫愛的衣 輕輕的披在孩子身上

母親的髮冷髮靜

去了又遠又遠的地方

看不見孩子伶仃的容顏

如今只剩下孩子了

孩子手捻淚珠一串

站在黑暗中哭泣

媽媽 你在那裏 你在那裏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the mother's hair was long and straight
fell on her shoulders like
willows near the river
fell down her lonely face
she had no china dolls
not a flower in her hands

the mother's hair was long and soft
she looked into the mirror
and painted her eye-brows
when she was young and gay
the gongs were beaten and the flutes blown
and she sat inside a red sedan chair

the mother's hair remained uncombed
she crawled and cried on the bank
of the place where once she stood
she cried over the yellowish weeping willows
the faded petals, the dried leaves
and the sudden death
of her lover and beloved
but she could see no more
a chain of tear-drops
on the little face
of her new-born child

水患

浮腫的阿答葉

像夢中的一塊塵土

椰幹

一須古一須古地發脹

涉上危橋突

瞥見黑暗那飽膩的影子

banjir banjir

潮湧來的

仍是那狂暴的名字

灌滿了淚水的

你正以西瓜紅腫似的淫眼

瞰住

一方歪斜的竹簾

河床生出死土

斷木的餘身

banir

你便是土中的

一截截的

黑色的鬼魂



你正以西瓜紅腫似的淫眼

他的微笑



是留抑去
問象燈
家燈皆黯然
所有的馬車已走
我紫色的舞衣
綉滿昨夜的夢痕

蕩蕩的逝水
輕脆的落花聲
美麗的夕陽
四海浮沉的馬蹄
他陰雲似的微笑

會否穿過窗花落地的長廊
推開天鵝絨

開放如一朵澄黃的向日葵

我早已被緊縮的舞衣所勒死



一個節日

站在鬧市裏

猛然記起

一團搓捏了多年的笑話

半鍋的銅油 浮沉着

香蕉香蕉的側影

余身若有座明鏡

想必也映出

暴斃街頭的

領取救濟品的

九十六高齡的歲月

顛沛和流離和失所和貧窮和惡疾

一小細的稻草

沸騰的流水

浮滿滿座的車輛

一經點燃就燒得不可收拾的

長髮

寂寞正拼命把我推擠向

一個

凹

大喊 belakang belakang 的巴士站





後記：

but for shep, this book is born 50 years prematurely.



moy's poems . by moy sook ching . moy's poems . by moy sook ching

